

黃景仁：孤獨的詩魂

陳惠琴*

在十八世紀的西方，盧梭作為一個孤獨的散步者的形象出現在法國的文壇上。就在同一時期，在東方的中國，也有一顆孤獨的詩魂在大地上行走著，他就是生當乾隆“盛世”的黃景仁(1749-1783，字仲則，號鹿菲子，江蘇武進人)。他的《兩當軒集》，就像盧梭的《一個孤獨的散步者的遐想》，在孤獨中體驗人生，在人生中超越孤獨。

一、

也許是由於人類生命現象的偶然性，也許是由於人類社會現象的複雜性，每個人都無法拒絕孤獨，但並不是說每一個人都有孤獨體驗。根據現代心理美學的描述，孤獨體驗是一種深刻而強烈的智慧內省，是個體生命和外部世界暫時中斷聯繫而潛心考慮生命個體、生命意義時，所意識到的與他人無法重合的個別感、特殊感，是人的自我意識深化的一種心理反應。¹⁾換句話說，只有對個體生命有獨特感受和深刻哲理思考的人，才有可能產生孤獨體驗。

黃景仁就是這樣一位孤獨者。他四歲而孤，家徒壁立；疏世獨立，落落寡合，但他愛生命、愛人類，他有與他人溝通心靈、交流情感的強烈願望。這種矛盾使他時常發出“扣舷一長嘯，千古幾知音”的扣問，這說明無人理解的孤獨是黃景仁最大的精神苦難之一。於是，身處孤獨荒原卻又渴望理解和傾訴的心理狀態，使他把自己的孤

* 北京師範大學 文學院 教授

1) 參見王克儉《文學創作心理學》第159頁，中央民族大學出版社。

獨體驗自然而然地融入詩歌形象的創造中。

首先，是由生存方式和生存狀態的孤單而產生的一種外在的孤獨。黃景仁雖聰明好學，但命運多舛，道路多艱。一方面，他深感“無有知之者，乃為浪游”（《自叙》），同時，為了生計，南北奔波，足迹遍及蘇、浙、皖、魯、湘等地。這種漂泊的生存狀態把他塑造一個獨行者的形象。

《舟中咏懷》

旦發極清曠，夕眺俄幽巨。沙迷歸浣踪，叶積返樵徑。
白水寒較明，昏霧薄將凝。動搖虛舟賞，超越滄州興。
同調閑岩岑，秦越罕投贈。長歌闕以再，傾耳誰與應？
殊悲生事薄，聊覺野情勝。中宵風鶴聲，淒清弥孤聽。

一叶孤舟，旦發夕眺，滿眼的沙迷叶積，白水昏霧；滄州遙遠，同調不在；盡管長歌唱了再唱，可是無人回應，只好一個人在深夜諦聽著遠處傳來的淒清的鶴唳聲。在《夢孤山》中云：“霜冷月孤落，山空我獨來。耳邊猶鶴唳，殘夢已飄回”，是在霜冷山空、鶴唳殘夢包圍中的“獨我”；在《道中秋分》，是“疲馬羸童行得得，高原古木聽空空”；在《僧齋夜坐》，是“四圍蕭瑟竹聲秋，空僻雲房獨夜愁”；在《葛嶺暮歸》，是“水風蕭白鷗群散，山日荒黃我獨行”；在《後觀潮行》，是“獨客吊影行自愁，大地與身同一浮”。本來，漂泊者整個人生乃是現實世界的生活性存有。人活在一個現實的、具體的社會網絡之中，社會、家庭、責任把人緊緊捆住了，所謂“王程有嚴，星分夙駕；受命大吏，弩矢是荷；風波眼底，緇塵滿袖，迂回間道，動稱掣肘”（王士性《五岳游草·自序》）為了生活，人不能不受此掣肘，為了生活，也不能不四處奔波，以致“風波眼底，緇塵滿袖，吊影自愁，身如浮萍，這是正常的。但作為少有才華的黃景仁，他不僅僅是悲漂泊之孤獨，哀人生之多艱，而是更多地體驗到自己獨異的存在，所以，他慨嘆：“文采亦已高，誰與相盤桓”；他扣問：“扣舷一長嘯，千古幾知音”。這是一種由外而內的孤獨，它產生於對自己的強烈自我意識的理解和溝通的渴望與這個渴望不能實現的矛盾。可以說，求知之難與感知之切，這是詩人難以解開的一個清結。

當與人類交流情感的願望得不到實現時，黃景仁便把眼光投向大自然，於是，一個充滿人情味的自然世界在《兩當軒集》中出現了。他用心諦聽寒蟲離鳥的聲音：“謝公樓頭疊嶂橫，六月臥聽寒蟲鳴”（《山樓夜起》）；“蟲聲先候滿山館，雨氣四時寒石床”（《僧舍客感》）；“林鳥尚窺前度客，嶺雲能識再來心”（《重至新安雜感》）；“病馬依人同失路，冷蟬似我只吞聲”（《旅夜》）；“啞啞啼鳥翅倒垂，托身偏擇最高枝。向人不是輕開口，爲有區區反哺私。”（《飢鳥》）這裡，詩人表面上是在憐閔蟲鳥，但在隱喻意義上，却是把詩人自己的生命方式投影到林鳥寒蟲的身上。我們從這些意象中可以想見詩人那難以言傳的苦情愁緒，可以想見詩人那難以忍受的孤獨無奈：只有寒蟲與之做伴，只有林鳥與之相識。在大自然中，除了寒蟲離鳥，山、月、花、草也都成了詩人孤獨情感外化的對象。於山，是“恨不卽此營茅廬，我來與山兩不孤”，是“尚有越山色，烟中相對愁”；於月，是“一生三萬六千日，惟月與我百不嫌”，是“方寸誰堪比，深宵我共孤”；於花，是“花如顧我啞然笑，難以諧嚙通微風”，是“有懷皓月憐孤影，無賴閑花照獨眠”；於草，是“小草於人有同命，遠山對我各驚秋”。其實，詩人這裡反復咏嘆的就是“千古幾知音”，這是一種多麼濃重的孤獨感，而伴隨這孤獨的又是一種多麼富有人情味的自然。從心理學的角度看，這種現象，可以說是補償功能和調節機制在起作用。失去了人類的愛，就向自然索取愛并給自然愛；人不愛我，我愛自然。在與人類交往中失去的心理平衡，在與自然的交往中或許能夠重新獲得。洪亮吉在《黃君行狀》中云：仲則“每獨遊名山，終日不出，值大風雨，或冥坐樹下，牧豎見者，以爲異人”。確實的，詩人把自己整個身心溶進大自然中，與造化渾成一體，仿佛只有這樣才能解除他的孤獨。

然而，人畢竟是生活在社會中，自然對人類心靈的撫慰畢竟是片時的、表面的，而孤獨者的孤獨則是永恒的、本質的，是揮之不去的，不管他是離群索居，還是身居鬧市。當詩人從漂泊狀態回到社會現實中，他那鶴立雞群式的對流俗的超越，必然會給他帶來與社會的疏離，帶來悄立天涯的孤獨。可貴的是，詩人并不只是爲孤獨而咀嚼孤獨，而是能夠超越孤獨，能够在孤獨中同情人類不幸的遭遇，并進而上升爲一種具有形而上意味的對整個宇宙的哲理性感受，對永恒的人生之謎的探索。

人生活在世界上似乎有兩個家，一個是社會，如果被社會這個大家庭所遺棄，他

就會像嬰兒那樣感到孤獨。但此時他還可以走到自然宇宙這個家中去，如果在這個家中他感到了愛和溫暖，那麼，他就會忘却社會性的孤獨體驗。但天地浩茫，光陰似箭，在天地無邊的空間裡，個體是那樣的微不足道；在宇宙無盡的時間中，個體的生命是那樣的短暫。對這種渺小和短暫的內心體驗，就是宇宙性的孤獨感，它集中表現在個體的時空意識上——

《癸巳除夕偶成》

千家笑語漏運運，憂患潛從物外知。
悄立市橋人不識，一星如月看多時。

身在憂患之中，又“潛從物外”察而知之，而且還偏偏在這除夕之夜，則詩人心事之沉重可想而知。“素發積憂憤”和“兩鬢蕭蕭積憂患”的過去和現在可以不去提它了，但未來的“憂患”橫亘在面前，却不能不管。人來到這世上，難道就是為了經歷這沒有窮盡的憂患嗎？“共此日光裡，哀樂胡不均？”（《春城》）為什麼千家都在“笑語”，而詩人却“悄立市橋”？固然，在這歡樂和孤獨的比照中，已經深寓一迷一醒之意，但問題在於這是“人不識”的獨醒：人既不識，則醒有何益。懷著無人理解的悲涼意緒，面對綿綿不絕的人生憂患，詩人只好“一星如月看多時”了。可以說，在這對茫茫星空的佇立遙望中，正鬱積著一種地老天荒、無所歸屬的大寂寞和大悲哀。

在《花前曲》中詩人云：“水流既入海，月缺能重圓。花落樹猶在，花前人可憐”。這裡，自然界的花草樹木並沒有給詩人孤獨的心靈帶來慰藉，相反，他看到的是無情的歲月之流，帶去嬌花，更使人覺可憐；他推想的是“月缺能重圓”、“花落樹猶在”，而人的生命却在月缺月圓、花開花落間像水流入海一樣一去不復返了。在《兩當軒集》中，詩人的這種時空意識還經常借對月感懷表現出來——

《對月感懷》

對酒欣相共，鉤簾不放遮。低徊問清影，辛苦照誰家？
秋士霜前草，春人鏡裡花。看來俱有盡，終古一長嗟。

月的恒久升沉以及它明澈而冷峻的面孔，使詩人往往喜歡把它作為人間悲歡離合、生滅衰榮的無情而有情的參照系，從而使思維獲得知性的超越。這裡，詩人“舉杯邀明月”，“低徊問清影”，試圖通過永恒的月亮去追尋一個永恒的答案。然而，明月無言，詩人有言；明月永恒，生命有盡。生命就像“霜前草”、“鏡裡花”一樣的脆弱、一樣的空幻，使詩人不得不發出“看來俱有盡，終古一長嗟”的感嘆。顯然，這種迷惘感、失落感，已經不只是個人命運多舛的感嘆，而是一種屬於眾多人的痛苦，是個人在無窮無盡的自然生活和社會歷史的不斷發展面前，感到人生有限、天地無情的痛苦，這是人類最根本的孤獨。黃景仁作為一個深刻的孤獨者，就是在這超越時空的層次上感受人生和宇宙，關心生命和存在。

二、

生命如此不堪，則生命意義何在？人生既無意義，則要此身何用？“生耶滅耶何足嘆，一嚶一笑誰為真？偉哉造物焉用我，不幻煙雲幻此身”（《失題》），“瓮邊可睡亦經睡，陶家可埋應便埋”（《元夜獨登天橋酒樓醉歌》），“茫茫來日愁如海，寄語曩和快著鞭！”（《綺懷》）這裡，黃景仁不僅想到了死，而且還要快點離開這個世界。表面看來，確已流入頹唐、悲觀，但是，透過這表面層次，我們會發現，在這決絕語中深蘊著對丑惡現實的否定，深蘊著詩人對自我的執著、對生命的執著。如果不是這樣，他完全可以像《雜感四首》中所云：“此生端合附靈均”，但他並沒有走屈原最終選擇的道路；如果不是這樣，他完全可以山中“安得透結廬，永絕塵網絆”，但他並沒有走仙佛離棄紅塵的道路。這並非是詩人“無希求解脫之勇氣”（王國維《紅樓夢評論》），他的不求解脫，非不能也，乃不為也。“似此星辰非昨夜，為誰風露立中宵？”（《綺懷》）支撐他的，原本是那顆萬劫不悔的詩魂和他那難以割舍的人間青囊。

首先看黃詩寫親情的，我們就會感到，他雖然知道人生所有的悲歡離合都將離他而去，但他還是對人生有著一份執著，對親人有著一份深情——

《別老母》

牽幃拜母河梁去，白髮愁看淚眼枯。
慘慘柴門風雪夜，此時有子不如無。

《別內》

幾回契闊喜生還，人老淒風苦雨間。
今夜別君無一語，但看堂上有衰顏。

《壬辰除夕》

無多骨肉話依依，珍重相看燈燭輝。
飲爲病游千裡減，瘦因吟過萬山歸。
老親白髮欣簪勝，稚子紅爐笑作圍。
屏却百憂成一喜，去年孤淚此時揮。

全以白描勾勒出之，朴實真切，不言深情而深情自現。尤其是《別老母》，這是詩人將離家赴安徽時寫和老母親告別的心情。第一個鏡頭是詩人牽起門簾拜母辭別的情景，第二個鏡頭是詩人眼中慈母的“白髮”與“淚眼枯”的特寫鏡頭，“淚眼枯”，說明慈母淚曾一流再流，以致趨於枯竭。接著從別時一下子跳到別後，懸想慈母在風雪之夜孤獨無依、飢寒交迫的淒慘情狀。“柴門”，點出其家境的貧寒，而有道是“貧裡辭家更覺難”，難就難在辭家後全家生計無著。詩人雖然落筆於慈母，但由慈母的“淚眼”到別後的懸想，我們不難想象詩人別母時是怎樣的摧徹中腸。最後“此時有子不如無”，有子不能贍養，還要徒增離別之痛，詩人滿懷愧疚，深深自責，故說“不如無”。這是用最平白的語言寫出的最真摯、最深沉的感動。有了這一句，詩人才把我們帶進一種感動之中，因為在這一別情之中，已經不只是詩人一己之別情，而是古今所有游子想說而難以表達的一種心境、一種愧疚。

詩人不僅對親人有愧疚之心，就是對自己的人生也時有愧悔之意，這種愧悔同樣來自於他對自我的執着，對人世的執着。在《對月詠懷》中云：“來時梅花點行驂，桐蔭萋萋今滿檐。堂堂歲月背人駛，對此清夜能無慚？”冬梅點點，夏綠成蔭；歲月無情，內心有愧——

《雜感》

仙佛茫茫兩未成，只知獨夜不平鳴。
 風蓬飄盡悲歌氣，泥絮沾來薄幸名。
 十有九人堪白眼，百無一用是書生。
 莫因詩卷愁成識，春鳥秋蟲自作聲。

《重九後十日醉中次錢企盧韻贈別》

痛飲狂歌負半生，讀書擊劍兩無成。
 風塵久已輕詞客，意氣猶堪張酒兵。
 霜滿街頭狂詞客，月寒花底醉詞筵。
 誰能了得吾儕事，莫羨悠悠世上名。

不是“仙佛茫茫兩未成”，就是“讀書擊劍兩無成”，確實於家於國無望，於己於人無用，在表面的自嘲中帶著深深的自悔。在詩人的人生道路上，當內心的某種力量試圖沖破傳統價值體系的束縛而且確有片刻的成功，但隨之而來的是傳統價值體系又壓制著內心深處的沖動，使得今天的“我”在回首昨天的“我”時感受到良心的痛苦和內心的愧疚。我想，這不能說是詩人向現實的妥協，而只能以此說明詩人對現世的執著。所以，儘管他說“莫羨悠悠世上名”、“春鳥秋蟲自作聲”，但他還是不甘：“後人笑我太寂寂，我謝此固非吾甘”；儘管他“怕聽歌板聽禪板，厭看春燈看佛燈”（《僧舍上元》）但他還是要“試問安禪者，能忘入世情？”（《題上方寺》）

和這種愧疚之心相聯系的，就是詩人深廣的同情心。費爾巴哈說過：“良心與同情心有最密切的關係……良心不是別的，而只是同情心。”²⁾叔本華也說過：“對一切生物的無限同情是道德行為最結實的和最可靠的保證……誰充滿了同情心誰一定就不會侮辱人和損害人，不會引起別人的悲哀，只要他的能力所及，就會幫助任何人，他的一切行為都標誌著正義性和對於人們的愛。”³⁾在《兩當軒集》中，我們確實可以看到詩人對人乃至其他生物的同情和憐愛。當天氣驟寒時，他想象：“誰將彤雲變狐白，無聲被遍茅檐客”（《驟寒作》）；當白雲翻卷時，他想象：“我欲雲門峰，化為并州刀。持登天都最高頂，亂剪白云鋪絮袍。無聲無響空中拋，被遍寒士無寒號。”

2) 周輔成 編，《西方倫理學名著選輯》下冊 第484頁，商務印書館。

3) 同注2 第481頁。

(《鋪海》)他迎新仆：“新買孤雛瘠不肥，未來先為制寒衣。桀驁野性馴猶苦，囁嚅方音聽總非。爾輩何求惟一飽，主人無奈亦長飢。憐其骨肉猶人子，詎忍輕施夏楚威？”(《新仆》)他別老僕：“飄零應識主人心，仗爾鋤園守故林。數載相隨今舍去，江湖從此斷鄉音。”他憐疲驢：“連岡盤疊疊，細路出層層。多恐吟軀重，疲驢瘦不勝。”(《曉發》)他憫林鳥：“奮飛長恨身無翼，何事林鳥亦白頭？”(《即事》)詩人以深廣的同情心和豐富的想象力，設身處地地為那些遭受痛苦的人們描繪感覺、表示同情。於是，他在忘掉了自己的孤獨和痛苦的同時，也找到了生命的價值和意義。

可見，詩人的孤獨體驗是以對自然、對宇宙、對生命的熱愛為前提的。一個對自然、對宇宙、對生命麻木不仁的人決不會有如此的敏感和詩心。一個人越是愛自然、愛宙、愛生命，就越感到生命的短暫和人的永恒的孤獨，反過來，越感到生命的短暫和人的永恒的孤獨就越愛自然、宇宙和生命。於是，詩人的孤獨就有了歸依，情感就有了寄托，他就超越了孤獨。

三、

人類的精神史表明，偉大的思想家、哲學家、科學家的天才創造往往都是在孤獨之中進行并結出碩果的，因為“學習、思考、創新，與自己的內在世界保持接觸，這些全都要借助孤獨。”⁴⁾文學創作領域更是如此。

一般來說，作家的孤獨體驗首先來源於作家人格特徵的獨創性和超前意識。富有獨創性的人常常是一些受社會群體排斥的人。心理學的研究表明，在一般的社會交往中，人們總是傾向於喜歡和自己相似的人交往，“異端”則因缺少相似性而受排斥。因此，作家人格的獨創性及其創新意識使他們不得不有異於衆人，有異於既成的文化傳統。而且由於創造就是探索前人沒有涉及到的問題，發現前人沒有發現過的真理，所以作家的創造性也就帶來了超前意識。對大多數人來說，往往只能理解現時存在的東

4) 安東尼·斯托爾著，張嚶嚶譯，《孤獨》第31頁，內蒙古人民出版社。

西，而任何新的創造都是超前的，所以也就往往不被理解。這就是許多偉大作家以及他們的創作成果往往只有後世人才理解、接受并作出公正評價的原因。⁵⁾

其次，作家的孤獨體驗還來源於作家的獨立性和自我意識。馬斯洛認為自我實現的人“以自己的價值和情感指導生活，不需要和他人長期穩定地接觸”，他們具有“自主的、獨立於環境和文化的傾向性。自我實現者是生命驅動的，更多地依賴自己的內心世界，較少地依賴外部世界。”“自我實現者傾向於做個與眾不同的人，因為他們受內心世界的指導，如果一種文化標準與他們的價值觀相反時，他們將公開地不依附於它。”⁶⁾由於作家忠實於自我和自我的情感，他們就要面臨兩難困境：要麼被群體排斥而孤獨地創造，要麼被俗人擁抱而自己也流為庸俗之輩。許多作家都毅然地選擇了前者，甘願在孤獨的創造中去獲得真正的精神自由。

可以說，正是這種超前意識和自我意識，使詩人能夠從紛繁複雜、五光十色的生活中詩意地發現問題，獲得啓示，作出獨立的超前的思考，最終以自己的創造表現出來。我們知道，黃景仁生當乾隆“盛世”，其時許多才子為標新立異而抒發性靈，許多文人為邀君寵而奔走宮廷，還有許多學者為稻粱謀而沉浸漢學，而詩人却以一顆孤獨的詩魂在感受著盛世的悲音，在傳遞著“秋”的信息。乾隆時期繁榮背後的潛在危機，時常在詩人的想象中展露出來——

《悲來行》

我聞墨子泣練絲，爲其可黃可以黑。
 又聞楊朱泣歧路，爲其可南可以北。
 嗟哉古人真用心，此意不復傳於今。
 今人七情失所托，哀其未成何論樂。
 窮途日暮皆倒行，更達漏盡鐘鳴聲。
 浮雲上天雨墮地，一升一沉何足計。
 周環六夢羅預間，有我無非可悲事。
 悲來舉目皆行尸，安得古人相抱持。
 天空海闊數行淚，洒向人間總不知。

5) 同注1 第160至161頁。

6) 引自陳仲庚、張雨新，《人格心理學》，遼寧人民出版社，第304至306頁。

詩人在此幾乎完全把自己的昇沉置之度外，而是對世人麻木到失去七情、不辨黑白、不分東西、過著行尸走肉的盲目生活感到悲哀，與屈原的“舉世皆濁我獨清，世人皆醉我獨醒”的憂憤有異曲同工之妙。在乾隆中期能發出這種沉痛的呼喊，在并世的詩人中是少見的。還有《合肥學舍札記》曰：“黃丈仲則詩有云，‘獨立市橋人不識，一星如月看多時’，向來平平闕過。頃吳大令山錫語余：‘此詩題癸巳除夕，乾隆三十八也。其明年有壽張之亂，金星先期驟明，作作有芒角，作者蓋深憂之，非流連光景之作也。’”⁷⁾雖然這種解釋略有牽強，但同樣說明詩人對社會人生的關懷和憂思。包世臣在《齊民四術》中云：“仲則先生性豪宕，不拘小節，既博通載籍，慨然有用世之志，而見時流齷齪猥瑣，輒使酒恣聲色，譏笑訕侮，一發於詩。”⁸⁾正是詩人意識到人生處境的悲哀，所以才能以真誠負責的態度對待人生，并為之洒同情之淚。

這裡的“天空海闊數行淚，洒向人間總不知”，還有《望泗州舊城》中的“伊誰繪此生靈愁，獨立蒼茫一垂涕”，《泥涂嘆》中的“但積征途艱，那補漏天裂”等，自然讓我們想起“無才可去補蒼天，枉入紅塵若許年”、“滿紙荒唐言，一把辛酸淚。都云作者痴，誰解其中味”的曹雪芹。如果說，曹雪芹作為小說家會以形象的畫面揭示了盛世的頹運，那麼黃景仁則是以詩人特有的敏感和詩筆，為我們展現了“窮途日暮皆倒行”的社會真相。雖然，他們一個流落到京郊西山，過著繩末瓦竈的生活；一個側身京都鬧市，在困頓潦倒中登場歌哭，但在孤獨和悲涼這一點上，都是如此的相似。從某種意義上說，孤獨是他們覺醒的前提，孤獨給他們提供了觀察社會的最好視角。

可見，偉大的孤獨者並不為孤獨而孤獨，而是在孤獨中同情人類的不幸遭遇，并且努力追尋大多數人的幸福和未來。因此，孤獨作為一種心理體驗，並不只是與個體相關的一種生存方式或心理狀態，同時它還具有一定的社會意義：當現代社會人們都強調親密的人際關係是健康和幸福的主要源泉的時候，孤獨者的人生也為我們提供了一種獨特的生存方式——在孤獨中思考社會人生，在孤獨中創造精神財富，它同樣也會給我們帶來幸福和快樂。

7) 《兩當軒集》第629頁 上海古籍出版社。

8) 同注 7。

< 參考文獻 >

- 王克儉, 《文學創作心理學》, 中央民族大學出版社。
周輔成 編, 《西方倫理學名著選輯》下冊, 商務印書館。
安東尼·斯托爾著, 張嘜嘜 譯, 《孤獨》, 內蒙古人民出版社。
陳仲夷、張雨新, 《人格心理學》, 遼寧人民出版社。
——, 《兩當軒集》, 上海古籍出版社。

< 국문제요 >

인간은 누구나 孤獨으로부터 자유로울 수 없다. 黃景仁은 18세기 중국에서 고독을 노래한 대표적인 詩人이다. 생명에 대한 독특한 감수성과 깊은 철학적 통찰을 통하여 자각하는 사람만이 진정한 고독을 체험하게 된다. 황경인은 어려서 부친을 잃고 어려운 생활을 하였으며 노모를 두고 세상을 떠돌아다니며 자신을 알아주는 知音을 찾는다. 그의 고독은 내부로부터 나오는 고독이다. 이는 강렬한 자아의식과 갈망을 드러내는 심리적 갈등의 표현이기도 하다. 또한 그는 청대 최대의 극성기인 乾隆시기에 이미 다가오는 미래의 불안한 잠재적 위기를 감지한 시인이기도 하였다. 그의 고독과 비관은 시를 통해 드러냈으며 그것은 曹雪芹이 소설을 통해 그려낸 성세 말기의 위기와도 비견할 수 있는 것이다.

중심어 : 黃景仁, 兩當軒集, 乾隆詩人, 孤獨的詩魂